那一場薛西佛斯式（sisyphean）的氣候談判

陳偉恩

希臘神話中有一個「薛西佛斯」神話，敘述的是一個得罪希臘諸神的國王薛西佛斯，被宙斯懲罰必須日以繼夜的推石上山，但是每當他接近山頂的同時，石頭卻會滾回山腳，永無止盡地「推石、滾落、再推石」成為薛西佛斯的宿命。「薛西佛斯式」（sisyphean）更意指一場「徒勞無功、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」。

國際氣候談判正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現代神話。二十年來的談判結果都不盡人意，極端氣候現象卻日益加劇。此次卡達（Qatar）談判期間，菲律賓適逢颱風寶發（Bopha）襲擊，其代表 Naderev Saño 在提及有 500 名國人受難、近 25 萬人流離失所時，不禁哽咽引用美國民權人士 John Lewis 的名句質問，改變的責任「不是我們扛，是誰？不是現在，更待何時？」（If not us, then who? If not now, then when?），最後更加上一句「不在這裡，又在哪裡？」（If not here, then where ?）。此外，氣候公約秘書長 Christiana Figueres 女士亦在會場落淚，擔心下一世代的生存無以為繼。每一年的氣候談判，面臨氣候威脅的各國代表們，各各如同薛西佛斯推石上山，只是能解除這一困境的宙斯，是誰？又在哪？

不在這裡，又在哪裡？

或許，對抗氣候變遷不是只有一個戰場。前愛爾蘭總統、前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的 Mary Robinson 表示，氣候變遷橫跨各個議題領域的同時，只冀望 UNFCCC 是不切實際也不足的。她日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推動「氣候變遷與人權」的因應措施，希望導入人權思維，突破氣候談判的僵局。因此，UNFCCC 只是其中一個戰場，其它的國際機制也可以對抗全球暖化現象。

這不僅是 Robinson 女士的個人之見，也是國際間的主要趨勢。諸多國際環境公約被視為可以處理氣候變遷議題的間接手段，如「蒙特婁議定書」、「長程越界空氣污染公約」都可以嘗試將溫室氣體的碳

源納入管制；2009 年的「貿易與氣候變遷報告」也揭示了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氣候議題的關注。至於一些「減量俱樂部」的發展也值得注意，像是參與成員含括全球碳排放 80%「主要經濟體能源和氣候論壇」、「氣候和清潔空氣聯盟」，而「亞太潔淨發展與氣候合作夥伴」也是亞太國家首度就氣候議題進行合作的嘗試。此外，八國集團（G8）、二十國集團（G20）也都開始討論氣候變遷議題。誠如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Harro van Asselt 所指出，這些機制可謂「全員出動」（all hands on deck）了。

全員出動，那台灣呢？

無獨有偶，台灣政府也推出了「全員出動」（all hands on deck）的廣告文宣，大肆地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已經「準備、願意和有能力」（Ready, Willing and Able）與各國一同因應氣候變遷危機。但這個訴求卻是個漫天大謊，首先是台灣行政當局擬定一個沒有具體減量目標與時程的「溫室氣體減量法」，也未納入任何的強制手段，僅鼓勵企業自願減量。再者，這個沒有牙齒、沒有目標的紙老虎，靜靜地躺在立法院已六年，立委諸公無力也無心通過。就此可知，台灣社會對於「減碳」這件事情是沒有共識的，既無共識，怎可貿然向國際宣告台灣已經「準備、願意和有能力」對抗氣候變遷。

台灣若想要有意義的參與 UNFCCC，就必須設想好自己的定位。身為第 23 大經濟體的台灣，碳排放也高居全球第 23 名，台灣是否要將自身定位為附件一國家，承擔起首要的減量責任？抑或荒謬的佯稱自己屬於小島國家聯盟，強調自己也是氣候變遷下的受害者。此外，既然要有意義的參與，若國際現實使我們不得其門而入 UNFCCC，那其他的國際機制、減量俱樂部，台灣是否有參與的可能？最後，此次卡達會議最熱門的議題在於，是否要「補償」貧窮國家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損害，台灣在此議題上的態度又為何？簡言之，台灣在「減碳」一事上，對外無法做出國際承諾，對內於法無據，社會又缺乏共識的情況下，高呼「準備、願意和有能力」對抗氣候變遷，恰當嗎？

氣候變遷沒有 B 計畫

前英國氣候變遷特別代表 John Ashton 曾表示，氣候變遷沒有 B 計畫，一個沒有法律拘束力，由各國在自願基礎上進行減量是不切實際的。台灣當以此為戒，社會應當儘速達成減碳共識，並通過有實質內涵的「溫減法」，參與包涵 UNFCCC 在內的所有國際機制。否則，當有天薛西佛斯們真的將石頭推上山頂時，台灣不僅未做出貢獻，還會被指責是站在傲慢諸神的那一方。

（作者為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助理）